

莫泊桑

项链

文学小丛书·WEN XUE XIAO CONG SHU

人民文学出版社



项 链

〔法〕莫泊桑 著

赵少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Guy de Maupassant
Contes et Nouvelles

Editions Albin Michel

封面设计：伍 端 端

项 链
Xiang Li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东文登印刷厂印刷

字数171 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9 插页2

1985年3月北京第1版 1985年3月山东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3,400

书号 10019·3754 定价1.30元

前 言

H644/04

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坛上，莫泊桑(1850—1893)是以他二百多篇出类拔萃的短篇小说，获得“短篇小说之王”的称誉的。

莫泊桑出身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童年在乡间度过。母亲是福楼拜少年时代的朋友，喜爱诗歌。莫泊桑自幼受到他母亲文学素养的熏陶，中学时便养成了对诗歌的特殊爱好，一心向往着做一个诗人。普法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退伍后长期在政府部门任职员，同时进行写作。一八七三年起他得到文学大师福楼拜的悉心指导，走上了小说创作的道路。经过长年的刻苦钻研和磨练，他终于在一八八〇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羊脂球》，一跃而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从此他就脱离了小职员的生活而专事写作。在短短的十年创作生涯中，他除了一部处女作《诗集》外，共写了《一生》、《漂亮朋友》、《温泉》等六部长篇小说以及《米隆老爹》、《项链》、《索瓦热老婆婆》等三百余篇短篇小说，对世界文学宝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莫泊桑生于法国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发展阶段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他目睹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急剧腐败，深

切痛恨卑鄙、齷齪的资产阶级，怜悯同情被欺辱与被损害的下层人民。这一社会观决定了他创作的基本思想。在他的作品中，如果说他的长篇小说揭露和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上层丑恶内幕，那么他的短篇小说反映的却主要是资本主义的下层生活。

这本集子所选收的二十三篇小说，其中有一部分是谱写法国人民在普法战争中英勇反抗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有几篇是讽刺小市民贪图虚荣、追求享乐而造成的种种悲剧的；有的是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给爱情和婚姻所造成的种种悲剧和丑剧的；另外还有一些是描画资本主义社会的世态炎凉和劳动人民的生活苦难的。

莫泊桑善于用短小精悍的小说写小人物。这些作品的题材丰富多样，几乎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虽然大都是一些日常题材，写的都是凡人小事，但它却是一幅资本主义下层社会的真实写照，故而能获得深广的社会意义，再加上小说的风格自然朴实，语言生动简练，在艺术构思和描写手法上新颖独到，不落俗套，因此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充满着艺术和思想的活力。

编 者

目 次

西蒙的爸爸(1879. 12. 1) *	1
羊脂球(1880. 4. 16)	13
菲菲小姐(1881)	68
一个儿子(1882. 4. 19)	85
修软垫椅的女人(1882. 9. 17)	98
遗嘱(1882. 11. 7)	107
女疯子(1882. 12. 5)	114
骑马(1883. 1. 14)	119
在海上(1883. 2. 12)	130
珂珂特小姐(1883. 3. 20)	137
两个朋友(1883. 3. 24)	144
米隆老爹(1883. 5. 22)	154
我的叔叔于勒(1883. 8. 7)	163
一场决斗(1883. 8. 14)	174
马丹姑娘(1883. 9. 11)	181
伞(1884. 2. 10)	189
项链(1884. 2. 17)	201
索瓦热老婆婆(1884. 3. 3)	211

幸福(1884. 3. 15)	224
归来(1884. 7. 28)	233
俘虏(1884.12.30)	242
图瓦(1885.1.6)	258
港口(1889. 3. 15)	272

* 篇名后面的年月日系原作写作的时间。

西蒙的爸爸

十二点的钟声刚刚敲过，学校的大门就开了，孩子们争先恐后，你推我挤地涌出来。可是，他们不象平日那样很快散开，回家去吃中饭，却在离校门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三五成群地低声谈论。

原来是这天早上，布朗肖大姐的儿子西蒙第一次到学校里来上课了。

他们在家里都听人谈论过布朗肖大姐。虽然在公开的场合大家表示很欢迎她，可是那些做母亲的在私下里却对她抱着一种同情里带点轻蔑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影响了孩子，不过他们并不明白究竟为的什么。

西蒙呢，他们不认识他，因为他从来不出来，没有跟他们在村里的街道上或者河边上玩过。因此，他们谈不上喜欢他；他们怀着愉快里掺杂着相当惊奇的心情，听完了又互相转告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说的这句话：

“你们知道吧……西蒙……嘿嘿，他没有爸爸。”

瞧他眨着眼睛的那副狡猾神气，仿佛他知道的事情还不止这一点呢。

布朗肖大姐的儿子也在校门口出现了。

他七八岁，面色有点苍白，身上挺干净，态度羞怯得几乎显得不自然。

他正准备回家去。这当儿，一群群还在交头接耳的同学，用孩子们想干坏事时才有的那种狡猾残忍的眼光望着他，慢慢地跟上来，把他围住。他惊奇而又不安地站在他们中间，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那个报告消息的大孩子一看自己的话已经发生作用，就神气十足地问他：

“你叫什么？”

他回答：“西蒙。”

“西蒙什么呀？”对方又问。

这孩子慌慌张张地又说了一遍：“西蒙。”

大孩子冲着他嚷嚷起来：“西蒙后面还得有点什么……西蒙……这不是一个姓。”

他差点哭出来，第三次回答：

“我就叫西蒙。”

淘气的孩子们都笑了。那个大孩子越发得意，提高了嗓门说：“你们都看见了吧，他没有爸爸。”

一阵寂静。一个小孩居然没有爸爸，这真是一件稀奇古怪、不可能有的事，孩子们听得一个个都呆住了。他们把他看成一个怪物，一个违反自然的人；他们感到，他们母亲对布朗肖大姐的那种一直无法解释的轻蔑，在他们心里增加了。

西蒙呢，他赶紧靠在一棵树上，才算没有跌倒；仿佛有一桩无法弥补的灾难一下子落在他的头上。他想替自己辩

解，可是他想不出话来回答，来驳倒他没有爸爸这个可怕的事实。他脸色惨白，最后不顾一切地朝他们嚷道：“我有，我也有一个爸爸。”

“他在哪儿？”大孩子问。

西蒙答不上来，因为他不知道。孩子们很兴奋，嘻嘻哈哈笑着。这伙跟禽兽差不了多少的乡下孩子，突然间有了一种残忍的欲望，也就是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同一个鸡窝里的母鸡，发现它们中间有一只受了伤的时候，就立刻扑过去结果它的性命。西蒙忽然发现一个守寡的邻居的孩子。西蒙一直看见他象自己一样，孤零零跟着母亲过日子。

“你也没有爸爸，”西蒙说。

“你胡说，”对方回答，“我有。”

“他在哪儿？”西蒙追问了一句。

“他死了，”那个孩子骄傲万分地说，“我爸爸，他躺在坟地里。”

在这伙小淘气鬼中间升起一片嗡嗡的赞赏声，倒好象爸爸躺在坟地里的这个事实抬高了他们的一个同学，贬低了那没有爸爸的另一个似的。这些小家伙的父亲大多数是坏蛋、酒徒、小偷，并且是虐待妻子的人。他们你推我搡，越挤越紧，仿佛他们这些合法的儿子想把这个不合法的儿子一下子挤死。

有一个站在西蒙对孩子的孩子，突然嘲弄地朝他伸了伸舌头，大声说：

“没有爸爸，没有爸爸。”

西蒙双手揪住他的头发，狠狠地咬他的脸，还不停地踢他的腿。一场恶斗开始了。等到两个打架的被拉开，西蒙已经挨了打，衣服撕破，身上一块青一块紫，倒在地上，那些小无赖围着他拍手喝彩。他站起来，随手掸了掸小罩衫上的尘土，这当儿有人向他喊道：

“去告诉你爸爸好了。”

这一下他觉着什么都完了。他们比他强大，他们把他打了，而且他没法回答他们，因为他知道自己真的没有爸爸。他自尊心很强，想忍住往上涌的眼泪，可是才忍了几秒钟，就憋得透不过气来，不由得悄悄地抽噎，浑身抖个不停。

敌人中间爆发出一片残忍的笑声。象在狂欢中的野人一样，他们很自然地牵起手来，围着他一边跳，一边象唱叠句似的一遍又一遍地叫：“没有爸爸，没有爸爸！”

可是西蒙忽然不哭了。他气得发了狂，正好脚底下有几块石头，他拾起来，使劲朝折磨他的那些人扔过去。有两三个挨到了石头，哇哇叫着逃走。他那副神情非常怕人，其余的孩子也慌了。象人群在情急拚命的人面前，总要变成胆小鬼一样，他们吓得四散奔逃。

现在只剩下这个没有爸爸的小家伙一个人了，他撒开腿朝田野里奔去，因为他回想起一件事，于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他想投河自杀。

他想起的是一个星期以前，有一个靠讨饭过日子的穷鬼，因为没有钱，投了河。捞起来的时候，西蒙在旁边；这个

不幸的人，西蒙平时总觉得他怪可怜的，又脏又丑，可是当时脸色苍白，长胡子湿淋淋的，眼睛安详地睁着，那副宁静的神情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周围有人说：“他死了。”又有人补了一句：“现在他可幸福啦。”西蒙也想投河，因为正象那个可怜虫没有钱一样，他没有爸爸。

他来到河边，望着流水。几条鱼儿在清澈的河水里追逐嬉戏，偶尔轻轻地一跃，叼住从水面上飞过的小虫。他看着看着，连哭也忘了，因为鱼儿捕食的手段引起他很大的兴趣。然而，正如风暴暂时平静了，还会突然有阵阵的狂风把树木刮得哗哗乱响，然后又消失在天边一样，“我要投河，因为我没有爸爸，”这个念头还不时地挟着强烈的痛苦涌回他的心头。

天气很热，也很舒适。和煦的阳光晒着青草。河水象镜子似的发亮。西蒙感到几分钟的幸福和淌过眼泪以后的那种困倦，恨不得躺在暖烘烘的草地上睡一会儿。

一只绿色的小青蛙从他脚底下跳出来。他想捉住它，可是它逃走了。他追它，一连捉了三次都没有捉到。最后他总算抓住了它的两条后腿；看见这个小动物挣扎着想逃走的神气，他笑了出来。它缩拢大腿，使劲一蹬，两腿猛地挺直，硬得象两根棍子；围着一圈金线的眼睛瞪得滚圆；前腿象两只手一样地舞动。这叫他想起了一种用狭长的小木片交叉钉成的玩具，就是用相同的动作来操纵钉在上面的小兵的操练。随后，他想到了家，想到了母亲，非常难过，不由得又哭起来。他浑身打颤，跪下来，象临睡前那样做祷

告。但是他没法做完，因为他抽抽搭搭哭得那么急，那么厉害，完全不能左右自己了。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看，只是一个劲儿地哭。

突然一只沉重的手按在他肩上，一个粗壮的声音问他：“什么事叫你这么伤心呀，小家伙？”

西蒙回过头去。一个长着髭曲的黑胡子和黑头发的高个儿工人和蔼地看着他。他眼睛里、嗓子里满是泪水，回答：

“他们打我……因为……我……我……没有爸爸……没有爸爸。”

“怎么，”那人微笑着说，“可是人人都有爸爸呀。”

孩子在一阵阵的悲伤中，困难地回答：“我……我……我没有。”

工人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认出了这是布朗肖大姐的孩子；虽然他到当地不久，可是他已经隐隐约约地知道一些她过去的情况。

“好啦，”他说，“别难过了，我的孩子，跟我一块去找妈妈吧。你会有……会有一个爸爸的。”

他们走了，大人搀着小孩的手。那人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因为去见见这个布朗肖大姐，他是不会感到不高兴的，据说，她是当地最美丽的姑娘中间的一个；也许他心里还在这么想：一个失足过的姑娘很可能再一次失足。

他们来到一所挺干净的白色小房子前面。

“到啦，”孩子说完，又叫了一声：“妈妈！”

一个女人走了出来。工人立刻收住笑容，因为他一看就明白，跟这个脸色苍白的高个儿姑娘，是再也不可以开玩笑的了。她严肃地立在门口，仿佛不准男人再跨过门槛，走进这所她已经在里面上过一个男人当的房子。他神色慌张，捏着鸭舌帽，结结巴巴地说：

“瞧，太太，我给您把孩子送来了，他在河边上迷了路。”

可是西蒙搂住母亲的脖子，说着说着又哭起来了：

“不，妈妈，我想投河，因为别人打我……打我……因为我没有爸爸。”

年轻女人双颊烧得通红，心里好象刀绞；她紧紧抱住孩子，眼泪扑簌簌往下淌。工人站在那儿，很感动，不知道应该怎样走开。可是，西蒙突然跑过来，对他说：

“您愿意做我的爸爸吗？”

一阵寂静。布朗肖大姐倚着墙，双手按住胸口，默默地忍受着羞耻的折磨。孩子看见那人不回答，又说：

“您要是不愿意，我就再去投河。”

那工人把这件事当做玩笑，微笑着回答：

“当然喽，我很愿意。”

“您叫什么？”孩子接着问，“别人再问起您的名字，我可以告诉他们了。”

“菲列普，”那人回答。

西蒙沉默了一会儿，把这个名字牢牢记在心里，然后伸出双臂，无限快慰地说：

“好！菲列普，您是我的爸爸啦。”

工人把他抱起来，突然在他双颊上吻了两下，很快地跨着大步溜走了。

第二天，这孩子到了学校，迎接他的是一片恶毒的笑声；放学以后，那个大孩子又想重新开始，可是他象扔石子似的，冲着他的脸把话扔了过去：“我爸爸叫菲列普。”

周围响起了一片高兴的喊叫声：

“菲列普谁？……菲列普什么？……菲列普是个啥？……你这个菲列普是打哪儿弄来的？”

西蒙没有回答；他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心，用挑衅的眼光望着他们，宁愿被折磨死，也不愿在他们面前逃走。校长出来替他解了围，他才回到母亲那儿去。

一连三个月，高个儿工人菲列普常常在布朗肖大姐家附近走过，有几次看见她在窗口缝衣裳，他鼓足勇气走过去找她谈话。她客客气气地回答，不过始终很严肃，从来没对他笑过，也不让他跨进她的家门口。然而，男人都有点自命不凡，他总觉得她在跟他谈话的时候，常常脸比平时红。

可是，名誉一旦败坏了，往往很难恢复，即使恢复了也是那么脆弱，所以布朗肖大姐虽然处处小心谨慎，然而当地已经有人在说闲话了。

西蒙呢，非常爱他的新爸爸，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他一天工作结束以后，和他一同散步。他天天按时到学校去，态度庄严地在同学中间走过，始终不去理睬他们。

谁知有一天，带头攻击他的那个大孩子对他说：

“你撒谎，你没有一个叫菲列普的爸爸。”

“为什么没有？”西蒙激动地问。

大孩子得意地搓着手，说：

“因为你要是有的话，他就应该是你妈的丈夫。”

在这个正当的理由面前，西蒙窘住了，不过他还是回答：“他反正是我的爸爸。”

“这也可能，”大孩子冷笑着说，“不过，他不完全是你的爸爸。”

布朗肖大姐的儿子垂下头，心事重重地朝卢瓦宗老大爷开的铁匠铺走去。菲列普就在那里干活儿。

铁匠铺隐设在树丛里。铺子里很暗，只有一只大炉子的红火，一闪一闪，照着五个赤着胳膊的铁匠，叮当叮当地在铁砧上打铁。他们好象站在火里的魔鬼似的，两只眼睛紧盯着捶打的红铁块。他们的迟钝的思想也在随着铁锤一起一落。

西蒙走进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他悄悄走过去拉了拉他的朋友的袖子。他的朋友回过头来。活儿顿时停下来，所有的人都很注意地瞧着。接着，在这一阵不常有的静寂中，响起了西蒙尖细的嗓音：

“喂，菲列普，刚才米肖大婶的儿子对我说，您不完全是我的爸爸。”

“为什么？”工人问。

孩子天真地回答：

“因为您不是我妈的丈夫。”

谁也没有笑。菲列普一动不动地站着，两只大手扶着

直立在铁砧上的锤柄，额头靠在手背上。他在沉思。他的四个伙伴望着他。西蒙在这些巨人中间，显得非常小；他心焦地等着。突然有一个铁匠对菲列普说出了大家的心意：

“不管怎么说，布朗肖大姐是个善良规矩的好姑娘，虽然遭到过不幸，可是她勤劳、稳重。一个正直人娶了她，准是个挺不错的媳妇。”

“这倒是实在话，”另外三个人说。

那个工人继续说：

“如果说这位姑娘失足过，难道这是她的过错吗？别人原答应娶她的；我就知道有好些如今非常受人敬重的女人，从前也有过跟她一样的遭遇。”

“这倒是实在话，”三个人齐声回答。

他又接着说下去：“这个可怜的女人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吃了多少苦，她自从除了上教堂，再也不出大门以后，又流了多少眼泪，那只有天主知道了。”

“这也是实在话，”其余的人说。

接下来，除了风箱呼哧呼哧扇动炉火的声音以外，什么也听不到了。菲列普突然弯下腰，对西蒙说：

“去跟你妈说，今儿晚上我要去找她谈谈。”

他推着孩子肩膀把他送出去。

接着他又回来干活儿；猛然间，五把铁锤同时落在铁砧上。他们就这样打铁一直打到天黑，一个个都象劲头十足的铁锤一样结实、有力、欢畅。但是，正如主教大堂的巨钟在节日里敲得比别的教堂的钟更响一样，菲列普的铁锤声